

ing Guilai



爸爸从Q星归来

出版社

54728.19

爸爸从 Q 星归来

张 弘 著

任 易 插图

倪基民 装帧

责任编辑 周 晴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沈丽蓉

技术编辑 火正宇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排版

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3.375 插页 2

字数 44,000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7 - 5324 - 3690 - X/I·1584(JL)

定价: 5.50 元



内 容 简 介

“我”的爸爸是名了不起的宇航员。在飞往Q星的途中，爸爸乘坐的宇航船拦腰折断，最后一刻，荧屏上的爸爸依然微笑着和“我”拉勾，他保证一年后回来看“我”，带着Q星上的宇宙小龟归来。

爸爸能从Q星回来吗？他有没有带回宇宙小龟？他干嘛又要离开？灿烂的星星湖畔，爬来一只神秘的小龟，它的小眼睛，怎么会如此的熟悉……让我们静静躺在星星湖上，打开这本书，里面，盛着一个孩子永远的期待。

致 读 者

正像花朵需要雨露和阳光，禾苗需要充足的养料一样，成长中的少年儿童需要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滋养和熏陶。江泽民总书记为此特别指出：“大家都来重视少年儿童的文学创作，希望文学工作者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少年儿童文学的精品，为小朋友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然而综观当前儿童文学创作的现状，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少年儿童的需要。特别是贴近少年儿童生活、与他们思想感情接近的高质量儿童文学新作更为难得；儿童文学创作有愈写愈深的倾向，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优秀文学故事尤其少见。正是有鉴于此，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青少年保护委员会、上海市中小学读书活动指导委员会、上海市作家协会和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发起“繁荣少儿文学创作、为孩子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的征文活动。



征文启事一经公布，立刻得到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全国各地的专业作家、学校教师、少先队辅导员、儿童工作者、家长、在校大学生以及海外有识之士，纷纷应征赐稿。从去年五月份开始，征文编辑部先后收到 80 余部作品。经过我们认真评选，选出其中 8 部作品为首辑率先出版。这 8 部作品是：

江苏省王巨成的《校园男子汉》；

浙江省谢华的《毛妹》；

云南省舒涵的《少年与懒猴》；

湖南省牧铃的《恐怖之旅》；

北京市王小民的《少年黑客》；

上海市张弘的《爸爸从 Q 星归来》；

上海市郑开慧的《神鸟和魔笛》；

旅美华人缪忆纬的《平安夜，圣诞夜》。

这些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风格各异，称得上多姿多彩，五色斑斓。其中有校园童趣故事，有家庭伦理故事，有惊险故事，有幻想故事，也有科幻小说……但是有几点却是共同的，这就是：



一、内容贴近当代儿童生活，富有现实意义；

二、故事有趣好看，讲究可读性，切合儿童阅读口味；

三、图文并茂，翻开任何一页，几乎都能见到插图。

因此，可以这么说，这是一套专为小学生创作和编辑的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丛书。小读者既能从中汲取到丰富的艺术营养，又能从中获得宝贵的思想营养。也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套丛书会赢得小读者们的喜欢。也因此，我们由衷希望学校老师和家长们能抽点时间来读一读这些专为孩子们创作的“小人书”，并能通过你们向你周围的孩子推荐。

为了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我们决定在本书出版之日起同时向全国小学生发起开展有奖阅读活动（具体办法见本书卷末启事），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目 录

一、和爸爸拉钩	1
二、星星湖,星星湖	16
三、亲亲大胡子	24
四、一米八的小学生	33
五、穿过妈妈的黑发	51
六、Q星,你在哪里?	66
七、爸爸别离开我	80
八、湖畔,一只神秘的小龟	92

一、和爸爸拉钩

我们家根本不用买闹钟，当我的肚子“咕咕”叫六下之后，包管广播里传来播音员阿姨嗲嗲的声音：“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候我真怀疑：万一广播电台的报时器坏了，他们是不是也会找个小孩来，用他“咕咕”的肚叫声临时冒充一下？

大人们都说我记性不好，只记得“肚子咕咕”这类芝麻大的事。至于什么唐诗，我总串着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飞流三千尺，银河落九天。”数学公式更加是糊涂一片： $(A+B)+C=A-(B+C)$ 。其实，根本没他们想象得那么严重。爸爸就说过，一



个人记性好不好,不光看他脑子记住了多少,还要看他的心记得多少。脑子里留住的是死记硬背的东西,心里记得的才是生活中最最有价值的,哪怕它真的只有芝麻一点大。

可不,多亏我的“心里记忆”好,我想当我度过了许多的365天,变成了老得眼皮耷拉的太爷爷的时候,还会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每一幅画面、每一秒嘀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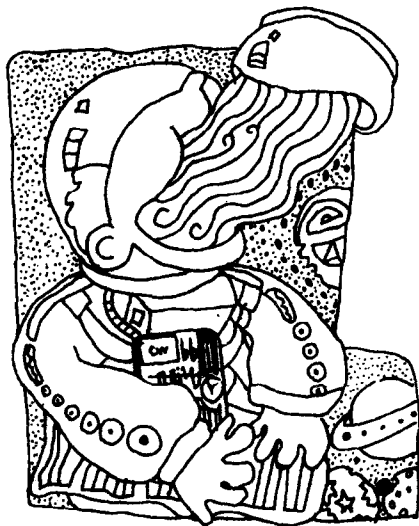
1997年9月3日,一个美丽的初秋傍晚,我刚当了三天小学三年级学生。

正要回家去的太阳顺道扒开我家阳台上的竹帘探头探脑,摇头扇的微风里飘来花生酱香极了的味道。这时我的肚子“咕咕”地准确报时,我刚把手伸向油光光的冷面,立刻被妈妈打了回去:“现在怎么可以!快去!把电视打开,得看到你爸爸平平安安起飞了,才能让你吃!”

爸爸自己说过的,面条是他的“最爱”,那意思是比喜欢妈妈和我还要厉害。爸爸“囍罗罗”吸面条的时候,嘴里塞得满满的还要大声“点评”:“我吃过的兰州拉面可以绕赤道三圈了!”“还是你妈做的阳春面最好吃,干干净净,像彗星的尾巴。”“好辣的炸酱

面呀，唔，比火星还要发烫！”爸爸还告诉过我，在宇宙舱里吃“康师傅”面的时候，面碗飘到了他头上，是倒扣下来的。“康师傅”的老板偏心，卖给宇航员的面碗里就绝对没有碎屑屑，倒挂的面条真的像“飞流直下三千尺”——这最后一句的点评是我的专利，我刚学了这首诗，虽然老把它和别的句子串起来背，可到底没理解错吧！

这就是我的爸爸，你肯定猜到了，我有一个当宇航员的、爱“滋溜溜”、“嚙罗罗”吸面条的爸爸。老师让我们用“骄傲”一词造句的时候，我总是写：“我为



我的宇航员爸爸骄傲！”写得老师都烦了，问我还能不能想出别的句子来。可是，假如你也有一个遨游宇宙（因为爸爸的缘故，我读二年级的时候就会写“遨游”这么难的字了）的爸爸，你怎么可能还要挖空心思去造别的句子呢？我想老师肯定是有点嫉妒我了，谁说大人就不会嫉妒小孩子？他有这样的爸爸——“吃过的兰州拉面可以绕赤道三圈”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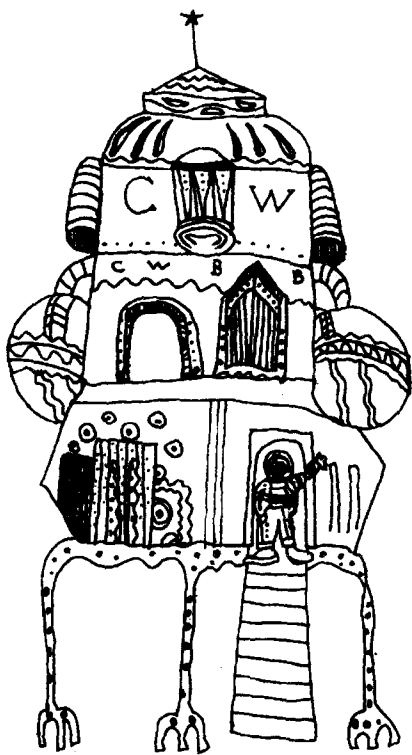
妈妈不停地催我快快打开电视，她说“我一早起来，左眼皮就跳个不停”！有的时候，她说“左眼皮跳是要发财，右眼皮跳是要遭灾”，可有时候又颠倒过来，真让人没办法！妈妈不停地催催催：“开开，你耳朵聋啦！你要急死我呀！再晚一会儿，你爸爸可就到Q星上飞了三圈了！”她越催，我越是慢吞吞。我们家的电视系统是和宇航局发射站相连的，所以开关电视总是很复杂，妈妈一点不会。爸爸说，男子汉嘛，不能总被女人催着干这干那。不过爸爸好像也说过，他不在的时候，一切都得听妈妈的，不听妈妈话的就不是男子汉。这真把我搞糊涂了。

终于开了电视，妈妈丢下做了一半的色拉，扯了围裙奔过来。她还不忘理理头发，要知道现在当我们坐到电视机前时，不但能和全国其他观众一样看

得到爸爸启航飞向Q星的现场录像，而且我们的每个小动作——也只有我们的小动作——爸爸都看得一清二楚，因为我们两地的电视系统是相连的嘛。每回迎接爸爸回来、送爸爸去太空，妈妈总把自己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她说，爸爸看惯了清澈透亮的星星，不喜欢她邋里邋遢。她甚至从口袋里掏出口红来，飞快地上下抹两下。我偷偷斜眼瞟一下，嗯，真的挺好看的。

“快看，妈妈！爸爸来了！”电视里，隔着厚厚的舱玻璃，我瞧见爸爸在舱顶上跳舞热身。假如是头一





次看这样的直播的小孩肯定会激动得什么似的。但我一点也不大惊小怪,或许心里也是很兴奋的,可我已经9岁了,不能让人看出我的幼稚来。

当我还在妈妈肚子里才1个月的时候,爸爸已经飞向月球了。后来,他又去了亮晶晶的水星和火辣辣的火星。那一年我过6岁生日,正赶上爸爸出

发。我“呼”地吹灭蜡烛，恰巧这时，爸爸的火箭也“呼”的一下蹿上了天。后来这事还上了报纸，全国的读者都开玩笑说宇航员盛力的儿子盛开威猛无比，一口气就吹起了一架 2 吨的火箭。

现在，爸爸“走”到舱口来，冲我们做鬼脸。他穿着银色的、鼓鼓的宇航服，向全国的观众招手。比起我那些同学的爸爸——穿着晃荡西服的、打着可怕的鲜艳的领带的老板爸爸，不知要神气多少倍。比起我们的校长——衬衫的第一个纽扣总扣得紧紧的、死死的，一见到区教育局的领导来视察就一额头冷汗的校长，更不知要潇洒多少倍。最主要的是，他的眼睛和宇航服一样闪着神秘的光彩。我又要为他骄傲了，忍不住发疯似的大声喊：“爸爸！爸爸！爸爸！”

连舱里的爸爸也吓了一跳，他以为出了什么事，扑到窗边，一把扯下氧气罩来：“出什么事了？”

“不，我只是想问问，Q 星上真的有宇宙小龟吗？”

爸爸长长地吐了口气：“有的，肯定有的，爸爸不骗你！”

“所以 Q 星才叫 Q 星，因为 Q 字像小乌龟喽？”

“嗯，聪明的儿子！”

“宇宙小龟到底和地球上的小乌龟有什么不同？它有宇宙魔力吗？”

“这个，暂时保密！等爸爸把它带回来，你就知道了。”

“那，那你一定要想办法给我带一个回来！”

“好的！”爸爸笑了，他回答了我那么多的问题，也没有不耐烦，还是笑嘻嘻的，真有风度。“爸爸知道你喜欢小龟。我答应过你的，就一定办到！”

可不，爸爸没有答应了不做到的事，有一次他答应我从火星上拣一块烧得滚烫的石头，结果真的带回来了。爸爸怕石头放在舱里会变凉，就把它紧紧捂在宇航服里，贴在胸口上，结果烫出个大泡来，还被妈妈好一顿臭骂！

现在，妈妈又在后面拽我的背心了。我也看到，荧屏显示离环宇火箭启航的时间还剩20秒，但我还是要再喊一句：

“也给法佳带一个小龟



回来！”

法佳是坐我旁边的一个扎两个冲天辫、掉了三颗门牙的小姑娘。那么多同学死缠着我要我爸爸带样纪念品回来，我都没接腔，只有对说话漏风的法佳

——
因为她没有爸爸。

也不知道爸爸有没有听到我的重要补充，反正镜头已经给切到室外去了。这时候的发射基地，太



阳就快要下山了，它给一座连一座起伏的绿色大山勾了个很亮很美的金边。天空中飘着淡淡的橘红色的薄纱，像没有扯匀的棉花糖，有的地方厚些，有的地方稀点、淡点。而爸爸的火箭如一支巨大的银色铅笔插在那儿，随时准备在飘着棉花糖的天空上画上几笔。

我的鼻子忍不住有些发酸。我看到大人们常常是不开心了就大哭一场，可我恰恰相反，我太高兴了

就直想哭。

开始读秒了，十、九、八、七——

妈妈紧紧捏住我的手：“别怕！别怕！”每一回爸爸出发她都是这样，不知是在安慰我，还是她自己。

六、五、四、三——

我听到妈妈急急的喘气声，于是急忙伸出另一只手稳住她。爸爸说过的，他不在的时候，我就是家里的男子汉。

